暮年于书更多味

肖复兴

和一些热衷热闹并且身边不缺少热闹的作家不同,晚年的孙犁先生,枯坐家中,很少出门,甚至连楼都很少下,是很寂寞的。孙犁先生曾经夫子自况道:“隐身人海,徘徊方丈,凭窗远望,白云悠悠,伊人早逝,谁可告语。”除写文章之外,便是对于书格外钟情,裁纸包书皮,用牛皮纸或木板动手制作简易书套,是其两大爱好,既为打发孤寂时光,也是对一辈子以书为伴彼此感情的相濡以沫。

当然,这样的爱好,并非始于晚年,而是早起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。1995年,孙犁先生在《司马光通鉴稿》一书的包书纸上写道:“余自七十年代起,裁纸包书近二十年,此中况味,不足为他人道……我包书之时间,多于读书之时间。”可见这样的爱好浸淫之深,持续之久。

那时候,孙犁先生被抄走的书籍,有一部分开始归还,与旧书重逢,犹遇风雨故人,便又有了这样包书纸和做书套事情的发生,便也有了“书衣文录”崭新文体的出现。“书衣文录”,和包书纸、做书套,成为了相依相存、互为表里、连理成枝的“三件套”,雪泥鸿爪,相映成趣,亦成镜像。也可以说,这是那个特殊年代一种别致而五味杂陈的文学现象,既可见作家的心迹,亦可见历史的影子。起码,在其他作家中少见,颇值得有心人探究。

相比较包书纸,做书套要复杂一些。这是古时出版书籍的传统,用木或布乃至绸缎而制作成书套。简易的,朴素;精致的,典雅。如今,已经很少见这样的书套,似乎被流行的腰封替代了。

1995年,孙犁先生在为《涵芬楼秘笈》一书做的书套上,写过这样一段话:“病后无聊,很少看书,然终日无所事事,亦甚苦恼。乃偶作此等简易书套,以护易损之书。时至迟暮,仍着眷如此,余与书籍,相伴一生,即称为黄昏之恋,似亦无所不可也。”

今日读到这段文字,忽然想起孙犁先生写这段话的一年前,即1994年年底,孙犁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中,也曾提到他做简易书套的事情。翻出旧信看,先生写道:

我一切都好,希勿念。十、十一两个月,什么东西也没写。每天整理旧书。我有很多木版书,都没有套 ,现在无事,就用废牛皮纸,给它们糊一个简易的书套,过去我都是用麻绳捆着,取用不方便。旧书本来都有布套或木夹板,卖书的商户以为布套和木夹板还可以利用,留下,只把书本抛出,这叫“卖珠留椟”。当然这都是因为爱书的人不在了,才出现的问题。

想他每天整理旧书,有时还要亲自动手,制作简易书套,心里很是难受。那一年,孙犁先生八十一岁,我四十七岁。说心里话,以当时年龄的阅历与识见,我并未完全理解孙犁先生做这样书套、写这样文字时候真正的心情。因为,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今天,我已经快要到接近孙犁先生当年的年龄了,多少理解一些,特别是看到他信中所说,自己独自一人,枯坐室内,用废牛皮纸为旧书糊封套,以度长日,真的令我感慨万千。晚年的孙犁,是一本大书,我的认知和理解,只停留在封面和扉页上。

不知道有哪一位作家如此嗜书如命,长达二十年为自己珍爱的书籍包书纸做书套,感情浓郁地称之为“黄昏之恋”,并为我们在上面写下了一系列“书衣文录”这样别开生面的文字?

今天,重读孙犁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《曲终集》,书中有一篇《甲戌理书记》,是其“书衣文录”之一。在《世说新语》书套上写道:“今日情暖,制此书套,并晒衣被。”读后心里一动,做书套和晒衣被,如此平易,如此烟火气,如此让人感喟,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如此行为与行文合一。

在《甲戌理书记》中,还读到孙犁先生在《华新罗写景山水册》包书纸上写的一段话:“余后半生与旧书打交道多年,所受污染多矣,此亦老死而无悔之途乎。”掩卷之后,不由想起放翁的一句诗:“暮年于书更多味。”暮年于书,滋味多种多样,真正沉浸即孙犁先生所说的“所受污染”之中并能够体会其中多味的,只是一部分读书人而已。

今年是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,谨此小文以释怀念之情。

凉风 (中国画) 唐子农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心照不宣的朋友

陆其国

什么样的人才是心照不宣的朋友,相信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回答。比如当年曾被历史学家钱穆称为燕京大学“校花”的赵萝蕤,就以是否可以在对方家里“轮流住上一个月”为标准。

赵萝蕤生于1912年,浙江德清人。1926年考入燕大附中直接读高二。两年后直升入读燕大中文系。后转系攻读英国文学;毕业后考入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,成为知名翻译家。1936年1月,赵萝蕤与大她一岁的“新月派”诗人、后转型成为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、青铜器研究专家的陈梦家,在燕大举行了婚礼,证婚人是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先生。1944年9月,陈梦家携妻子赵萝蕤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并主持研究工作。这年年底,赵萝蕤进入芝大英语系读博士。1947年9月,陈梦家先行回国,赵萝蕤留在芝加哥,以完成博士论文。

1948年12月,平津战役已打响。陈梦家和清华大学许多师生选择留下。是月底,赵萝蕤获得博士学位后也选择回国。她搭乘海轮先到上海。无奈此时开往北京的列车包括驶向北方的船都已停驶。幸好她找到了昔日在昆明认识、此时正在上海的欧亚航空公司经理查阜西,通过后者想方设法,她终于搭上“给傅作义运粮食的飞机”飞到北京。赵萝蕤后来回忆说,到京后“进入市区,我先到北大的汤用彤先生家里。我先到厨房里察看,有两三棵大白菜,几个鸡蛋。我发明了每家住一夜的办法。在昆明的八年中,我们结下了无数心照不宣的朋友,可以轮流住上一个月的”。显然,赵萝蕤到了汤先生家,感觉一如在自己家。而她说的“在昆明的八年”,就是指抗战中由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所大学,在昆明创建西南联合大学度过的艰难八年。战时西南联大不仅集中了众多优秀教授和知识分子,更为国家培养出了许多栋梁之才。当时陈梦家在西南联大任教,赵萝蕤在云南大学任教。他们就是在西南联大时期——这个特定的时间、地点、环境下,交到了许多“心照不宣的朋友”。

赵萝蕤说的“心照不宣”,当然是对双方而言。不是吗,看他人如何对待你,正可以反观你怎么对待他人。查阅资料得知,原来西南联大时期的赵萝蕤和陈梦家,也曾这样心照不宣地对待朋友。如1938年7月28日,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写信给妻子高孝贞说:“昆明的房子又贵又难找,我来了不满一星期,幸亏陈梦家帮忙,把房子找好了……”两个月后,日机首次轰炸昆明,闻一多头部受伤,陈梦家等闻讯即前去探望。也是西南联大教授的吴宓,在这年9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,下午访赵紫宸(赵萝蕤父亲)、陈梦家。“适梦家、萝蕤夫妇在厨下制蒸馍,并煮牛肉。须臾熟,乃奉宓饱食,至以为美,而不易得也。”要知道,在战时昆明物价高涨的情况下,能让吴宓“饱食”蒸馍、牛肉,被他很享受地赞叹曰“至以为美”,这对陈、赵夫妇来说,确实已不是一般的慷慨。

再如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1942年2月15日大年初一日记记载:“陈(梦家)先生写信邀我十二时用午餐,十时多去那里,午餐已经开始,不悦于这种缺乏一定礼节的款待,但菜肴不错。又进食逾量!”朱自清的“不悦”,在佳肴面前已根本不是事,而且他这顿午餐比平时吃得更多。朱自清还在这年8月6日的日记记载:“下午陈梦家赠面包一个。”从中可见出陈、赵夫妇对待朋友的那种真诚和不拘小节的率性。同样的故事在闻一多身上也有发生。1938年6月27日,闻一多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:“……快一个月了,没有吃茶,只吃白开水,今天到梦家那里去,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,回来在饭后泡上一碗,总算开了荤。”这茶叶陈梦家是否“吃得不要”无关紧要,关键是闻一多视此茗一如开荤,其珍贵和关键处即在此。可见你如要朋友对你心照不宣,你先要对朋友做到心照不宣。

遐迩集

奉贤诗钞

齐铁偕

【红樱花】

村路漫寻树树红,
半开半谢半浮空。
落花犹惜分离去,
一一归投渠水中。

【江海村桃花岛】

桃花二岛水流长,
紫翠霏微隐远芳。
最是画船横绝处,
满湖春气拔堤杨。

【吴房村】

前村一笔淡烟遮,
千树还看万树花。
斜径草深深欲隐,
桃红浓处是谁家?

【踏青】

芳阡紫陌柳千行,
风物依稀似故乡。
旧履更亲新草色,
春风踏遍入微茫。

消暑记

玉玲珑

入夏以来,母亲就陆陆续续地将家里的扇子,凉席,卷帘等物件翻找了出来。虽说现在有空调风扇,但是母亲还是愿意一把扇子在手,躺在凉席上,帘下自有清风徐来,足可消磨这悠长的夏日。

现在有空调、凉被,本不需要这些老物件了,但是在古代避暑可是件大事,华夏几千年来,历来就有苦夏之说。关于避暑,古人自有妙招,而且在古人那里避暑逐渐成为风雅有趣的一件事。

最常用的避暑工具就是扇子了,扇子最早出现在商代,不过不是用来扇风取凉的,而是帝王外出巡视时用来遮阳挡风避沙之用。西汉以来开始用来取凉,一轮明月形状的扇子称为纨扇或者团扇,班婕妤有一首《怨歌行》,生动地描绘了团扇扇风取凉之美和功效,但唯恐秋天来临,凉风会替代炎热,到时扇子就被抛弃了……句句不离扇,字字在写人。纳兰的名句“人生若只如初见,何事秋风悲画扇”,也是对扇子夏日御风的一种描述。无论是团扇还是纨扇它的工艺渐至精美,由实用价值慢慢转为艺术价值。不过,老百姓通常用的是蒲扇,由香蒲的叶子做成。老家的河沟,塘子里生长着很多香蒲,夏天用来做蒲扇,硕大的扇面,拿在手中凉风习习,且有一种淡淡的青草香。执一柄蒲扇坐在树荫下,闲话农事,家长里短,这是属于他们的悠闲与惬意。小时候坐在夏夜的星空下,姥姥摇着蒲扇讲牛郎织女的故事,那大概是关于文学的最初启蒙。

过去的人们夏天都铺凉席,凉席有竹席蒲席两种,其中用竹子编的凉席叫作“簟”。有一个成语叫做“簟纹如水”,形容席子的纹理细腻光滑。出自苏轼《南堂五首》:“扫地焚香闭阁眠,簟纹如水帐如烟。”辛弃疾《御街行》也有“纱厨如雾,簟纹如水,别有生凉处”这样的句子。李清照的名句“红藕香残玉簟秋”,这个“簟”就是指的凉席。《红楼梦》里元春端午节给众人的赏礼,独独送给宝玉宝钗凤尾罗二端、芙蓉簟一领,其指婚的意味不言自明。芙蓉簟就是有着芙蓉花图案的精美的凉席。好的竹席,细腻如人的肌肤,枕下去,不生汗渍,有青竹水样的清凉。小时候一个个的盛夏,就是在竹席上度过的,我家至今还放着几领竹席,母亲舍不得扔都收在那里,被摩挲得光滑洁净,如同带着岁月的包浆。

关于避暑,除了扇子凉席这些避暑神器,还有其他一些妙方,堪称风雅。古人在居住上有讲究,夏日古人的房子多选择邻水,《红楼梦》里宝玉有一首《夏夜即事》,“水亭处处齐纨动,帘卷朱楼罢晚妆”,就是大观园避暑的一个场景。或是居住在房屋的北侧,北侧的房屋有一项好处就是阴凉,陆游有诗:“午睡觉来桐影转,无人可共北窗凉。”想来放翁常独自在北窗闲卧,故由此感触。陶渊明酷爱北窗,“常言五六月中,北窗下卧,遇凉风暂至,自谓是羲皇上人。”足见北窗的妙处。

或是在窗前植上芭蕉梧桐,“芭蕉分绿与窗纱”,绿窗幽静,室内清凉。或是在树荫下觅清凉,有一幅宋画叫《槐荫消夏图》算是对此情境的最佳诠释。夏日炎炎,一株浓荫的槐树下一男子袒胸、跷足,仰卧在凉榻上,闭目养神,怡然自得。或是寻一处葡萄架或是丝瓜棚,顶上青云蔽日,果香扑鼻,棚下丝丝凉风,好不惬意!

现在有冰箱,有各式的冷饮,古时候人们讲究“沉李浮瓜”,将瓜果投入冷水,取冰镇之意。《红楼梦》里就有这一场景,将各色瓜果湃在水晶缸里。汪曾祺夏天吃西瓜,“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,下午剖食,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

如果以上条件你都不具备,那就学白居易,白居易曾作一首《消暑》诗:“何以消烦暑,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保,难更与人同。”其心静自然凉的心态和修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下心静都是一种人生的境界,值得你我好好领悟。

布朗的诙谐与自嘲

程 庸

多年前,应邀去英国杜伦大学,这天下午安排我与汉学家布朗做一个中英文化交流的讲座。我事先准备好讲稿,但压缩了时间提早结束。他是主,我是客,就想多听听这位名教授的发言。生性诙谐的他见我如此,耸耸肩,开玩笑地说,演讲时间不过半,不能算讲完。他笑着一手插入裤袋,走上来,我以为他走上讲台劝我继续,到了我跟前,他却踅回去了,接着口若悬河地谈起英国的诗人。学生们以为他左右晃动还在开玩笑,其实他已进入了司各特的《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》的长诗之中,顷刻扮演起行吟诗人的模样,大家忍俊不禁。布朗边演讲边行走摆动,学生们的眼球跟随旋转,据说这能提神。而且他滔滔不绝,海阔天空,很有感染力,又人高马大,气场压迫你,想瞌睡也难。

晚上,我俩啤酒吧闲聊,他大口大口地喝着,聊的话题很杂,谈兴甚浓。他是苏格兰人,因此对苏格兰的历史和古代民俗感兴趣。谈论历史是一种很好的反观自己的方式,历史使人轻微,一个人觉得自身渺小了,幽默感就会生发。他列举了几位喜欢收藏的英国作家,爱看他们的古色古香的没落旧贵族的生活史。

我自然不便打听,他是否有着与最后的贵族类似的生活背景。他时常翻译古今汉语作品,享受方块字与字母的转换,翻译是对感兴趣的故事通过母语来一次亲历。然后聊到我的写作,他正在翻译我的小说。之前他读到了我写旧上海贵族后裔的故事,这故事是通过对一件祖上的瓷器遗物的追踪来实现的。他让朋友转告我,他想翻译这个小说。我有点意外,这只是泛泛之作,难有好的销售,不值得这样的名家来重视。朋友解释道,布朗的翻译时常凭着兴趣来,处事方式也往往是重性情轻利益,这可能是他让人觉得洒脱风趣的原因。你们的关系很简单,不是通过官方或某一个协会的推荐,纯粹是译者与作者的偶尔碰撞,有趣,缘分。

之后的几次交往,我隐隐觉得他的身体外强中干,看似魁梧,其实虚弱,有时走急,就气喘吁吁,脸色发白。我曾读过他的一首祭奠父亲的诗。但从他的诗歌中只读到诙谐,不见忧伤:“老爸,你身后的玫瑰色,”“老爸,你走向一条很古老的路,”传统的语文老师也许会批评,祭奠诗怎么像在拉家常?儿子怀念父亲,像期待一场约会:“在另一个地方,我们会早早相遇/也许在一个花园(天堂),你会转身拥抱我。”这样的写法大约是英式幽默,我却过度猜测,他身体欠佳。于是多次委婉地建议,翻译中文太伤神,出版又难,暂停吧。之后不知何故,是厌倦了城市的喧嚣,抑或是养病之需,他僻居苏格兰山村。

英国曾疫情泛滥,布朗仍隐没乡间。事实上我的一些诗人朋友,瑞士的、阿根廷的、美国的,皆因疫情躲入乡村。不久,朋友告诉我布朗感染了新冠,我急忙发了邮件,他回信的文字仍轻松随意。他通过治疗康复了,但出现了后遗症,嗜睡,无力,且渐渐消瘦。朋友们写信慰问,他却呵呵一笑,没事,其实我早就等着这些病毒小虫子,我身上的一大坨肉,正等着它们来消受呢。

十日谈

幽默者是赢家

责编:刘 芳

一个人如果没了情趣,恐怕谈恋爱都是问题。